

长篇小说

哦……嘘

艾苓 伪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

哦……哦…… 哦……哦……

艾苓·修咄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哦嘘 哦嘘/艾芩修咄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89-9

I. ①哦…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0450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6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印 数 1—12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89-9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奢侈地来到人间，却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四周黑蒙蒙的，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不停地奔跑，想赶快回家去翻看那些早已不知被丢到了哪里的课本。一会儿又坐上了火车，在人头攒动的车厢里使劲儿往前挤着，想赶快到房后河边的大树下看书。可怎么也挤不出来，一身的汗……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吗？怎么又得重新考呢？

我又在火车上了。车上拥挤依旧，到处塞得满满的，无从下脚，杂七杂八的声音与污浊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拿着满满一手烧鸡的小贩照旧从人缝中挤过，不停地叫卖。一对儿男女自顾自地在衣服底下摩挲着……

我满头大汗，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在美院的校园里四处打探专业课的成绩。一脸严肃的教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告知以前的卷子全作废了，都得重考。我钻进了厕所。蹲坑的门上画满了交媾中的人体……

明天就要考试了啊，可怎么也找不着相关的课本。家里的书柜、仓房里的纸壳箱子以及教室里的课桌都翻了个遍，还是找不着。急忙骑车去问几个同学借，都说以为不会再用到了，早就当废纸卖啦……

坐在考场上，什么也不会了，内容都改了，和以前的完全

不一样了。马上就要到点儿了，可自己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心里催促着自己赶紧写赶紧写，可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手怎么也不听使唤……

不是已经考上了吗？不是都工作过好几年了吗？不是研究生也要毕业了吗？怎么又得重新考啊！

……

几年来，我老是在这样的梦境中惊慌失措，怎么也睁不开眼睛。那种焦急，就像童年在梦中看完《列宁在1918》，想小便，却苦于到处是人、到处也找不到厕所时的紧迫。

那是一种带有深深不安的焦虑。那种焦虑对我来说总是伴随着担心，因为相同的结果无数次证明，等找到厕所，或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地方畅快淋漓了之后，等待我的便是褥子被尿了个彻底的事实。

但正像每月不得不对付月经来临的女孩子那样，阶段性的重复也使我后来具有了对付这种梦境的初步经验：梦里要一直怀疑梦的真实性，并努力强迫自己赶快醒来，以享受醒来时那梦境并未真实出现的喜悦和快感——我不用考试，我已经是一所令人羡慕的著名高校的毕业生，而且我也曾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的高校里拥有过测考别人的机会和权力。

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童年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来，必然受我尿炕事件牵连的妈妈总会在褥子上被尿湿的部位铺上干爽的衣服，以解当务之急，让懒得睁开眼睛的我能够在干爽中继续睡去，从而把事件对我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度。而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二哥就没有我这样的幸运了：虽然童年相同的梦为他提供了相同的发案几率，而他却只能在睡眼蒙眬中匆匆估计“作案现场”的位置和面积之后，换一个姿势，尽可能使自己少挨着那片儿潮湿部位，坚持睡下去，直到天亮。

这能怪谁呢？养活着多个孩子的中国家庭，按照惯例，母亲总是和最小的那个睡在一起。从这一事实出发，母亲为我随时垫衬衣物便有了合理性的解释。

显而易见，我的幸运和二哥的不幸都来自我们出生的次序所导致的不可更改的结果。但事实上的不公平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这样的次序安排，以及次序所带来的优越和特权，并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得来的，也并不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考试加以确定。

然而，谁又能为这样的考试内容准确地命题呢？

这一次未经考试就轻而易举得到的资格并没有使我沾沾自喜，恰恰相反，在我身上似乎从来就不能真正发生作用的理智竟让我对此深感懊恼——因为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次序赋予我的优越和特权，似乎让我总是相信世界永远会被这样确定下去，而且名正言顺。

2

从如今依然清晰的记忆来判断，我小时候至少在某些方

面还是可以被归入到聪明孩子的行列中去的：我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妈妈费尽心力才最终确定下来的藏匿糖罐的地点；那次和几个小伙伴爬树，不幸遭遇看管树林的老杨头追赶，情急之下刮破了短裤之后，我总是以各种理由避免再次穿上那条已被妈妈缝补一新的短裤，怕给老杨头从来就不知疲惫地保持着机警的眼睛提供爬树所留的罪证；在成功地掩护二哥从布满铁丝网的果园里取出几个掉落在地面的苹果后，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提醒他洗去上面可能残留的农药，并时刻警惕着过往的路人，当有穿着军装的人经过时，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去阻止他掏出衣兜里的果子——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才具有足够的能力，一眼就看出我们手中的果子并不光彩的来历。

我生活在一个建设兵团。父亲是团部基建科的技术员，母亲在子弟学校里忠诚坚守着党的教育事业。早年，在“扎根边疆、建设祖国”歌声的号召下，父亲像天空中的云朵，从千里之外的海滨飘落到这片人烟稀少的荒滩上，一边体会着尚未成熟的青春，一边支援着西北的建设。接着，母亲寻歌声而来，与父亲相聚。后来，等我们一个个匆匆忙忙都到齐了，一家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在这儿扎下了根。

高高的水塔沉默地守望在清晨燃烧的天际和黄昏的薄暮中，成为我儿时寻找家的坐标。但那并不是这里最高的建筑，最高的建筑是父亲后来设计的洗澡堂上空的大烟囱。尽管大烟囱上有避雷针，在电闪雷鸣的阴霾里安全地摩擦着天顶，可每次风雨过后我还是放心不下，总爱跑去查看一番那个庞然大物是否还毫发无损地矗立在原地。团部办公室一排排砖红色的房

子戴着墨绿色的屋檐，整齐的装束与周围四个圆形厕所里消毒的石灰粉一起散发出清洁的气味，每一天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喇叭里提醒人们准时作息的号声。医院正门上方闪着万道金光的毛主席头像和招待所墙壁上的革命标语，是我童年目光最爱停留的地方——那逼真的头像和齐整的美术字可是这里最高级的艺术了。从团部到供销社的大道两旁，兵团战士们不知什么时候栽下的树木，从我懂事儿起，就一直郁郁葱葱地陪伴着我，水渠里片片的蛙声也总是像时钟一样按时宣告着每个春天的来临。满渠荡漾的春水，河岸边宽阔翠绿的树叶，枝头婉转啼鸣的鸟叫，填充在清凉的季节里，与父亲设计的那些建筑物一起，构成我孩提时代快乐的心灵地图。

开始的时候，是二哥领着我在这张地图上一次次搜索着欢乐。我们喜欢到团部去找父亲，在父亲的工地上偷偷蒙混着特权，顺着脚手架爬上爬下，欢快中惹得父亲不断怒喝。于是，哥俩又流窜到机运连，在一片废弃的机械里手忙脚乱地开动着所谓的坦克、大炮，嘴里还不断发出同步的声响，与电影中看到的敌人艰难作战。遭人追赶后，二哥只好带着我到母亲的学校碰碰运气，穿过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准确地来到堆放着各种教具和仪器的库房后墙根儿。在二哥的鼓励下，我学着小人书上解放军的样子，硬是用自己幼小的身躯架起二哥，让其从库房的后窗望进去打探虚实。可不曾提防笨拙的二哥扒拉掉了挡在窗上的土坯，土块噼里啪啦地砸落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却不敢做出任何疼痛的表示——因为砸得太轻，并未挂彩，心里明知不但够不上英雄般头缠绷带的光荣，一有所表示还会落

下个“一点儿也不像潘冬子”的名声。回家的路上，我才渐渐醒悟过来，暗自思忖：即便够不上英雄的资格，可总应该享受个工伤的待遇吧？！于是越走越慢，磨磨蹭蹭的，想让二哥背我。二哥刚一听罢便一刻也不耽搁，撒腿就跑，可又不得不在我的哭叫声中停下脚步，背对着我，撅起屁股，做出背的姿势，从胯下喊道：

“过来过来，背你！背你！”

等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刚想爬上那背，他却又猛然起身向前疾奔，又一次在我的哭嚷声中停住，做出再次要背的姿态，可只要我一靠近，他便故技重施，总也不让我得逞。就这样一段儿一段儿地把我骗回家，弄得我是徒有一肚子的委屈可又无法向父母申述——因为我知道，父母绝对不可能承认那工伤的正义性质。

二哥倒也不会一点儿良心没有，多多少少都会给我点儿补偿，下午便主动提出要带我到九连的大场院去玩。九连的大场院？那里可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场院上总是落满了成群的麻雀，黑压压地叽喳成一片，比团部的誓师大会还要热闹。

有几个小孩儿比我们先到了，“哦嘘！”“哦嘘！”喊得正起劲儿，轰赶起像蘑菇云般升腾的麻雀。二哥一阵兴奋，连颠儿带跑的，迅速加入进去。我拎着根小棍，紧随其后：

“哦嘘！”“哦嘘！”

但任凭你怎么轰赶，场院上很快又会落满一层麻雀，也不知道是不是先前飞走的那一群……

忽一日早上醒来，不见了旁边等待的二哥，习惯性地大哭

一阵后，还是没能得到熟悉的回应，才猛然间想起二哥已经上学了。于是我只好抹掉已滑到腮边的泪珠，收拾起伤心的往事，自己套上衣服，踩着墙角边高高的凳子锁牢房门，将钥匙挂上脖子，顶着脑海里留存的经验，按图索骥独自去搜寻欢乐。

没有二哥带领，光我一个人出没，似乎目标一下子变小了，在以前那些总是要被禁止玩乐的地点，人们再也懒得来驱赶我了。由于二哥言传身教的隐蔽技巧总也派不上个用场，我感到一阵阵的无聊，总觉得这一次次轻易就到手的快乐一点儿也没有跟着二哥时那般有滋有味。几天后，我的隐蔽技巧才好不容易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应用了一次。那天爸爸正坐在桌子前埋头画图，天热，办公室的门开着，爸爸脚从鞋里抽出来，搭放在桌下的报纸上。我左右侦察了一番，确定没有情况后，便猫着腰迅速摸到了桌子底下。桌子下除了阴凉的水泥地面和爸爸搭放在报纸上的脚外，也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玩儿的。我夹紧了嗓音，学了一阵苍蝇的“嗡嗡”声。爸爸还是没有发现。于是，我的手又尝试着像苍蝇的前腿那样轻轻地落在爸爸的脚上，去搔痒他的脚心。结果力量用得可能不太对，爸爸脚猛地一缩，探下头来。见是我，爸爸咯咯地笑了，问我什么时候进来的，怎么一点儿声响也没有，还以为下面是小耗子呢。我对自己这一次的隐蔽相当满意，便听话地去翻腾墙角边那几个大卷柜的抽屉了。下班号吹响时，工地上的老郭胳膊窝里夹着一卷儿图纸走进来。我躲闪不及，只好又一次任他那一脸粗硬无比的胡茬子蹭在我的脸蛋子上。他在爸爸笑容的纵容下蹭够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作为给我的补偿。那么多，我两只

手都合拢了，还是捧不下，有几块儿掉在了地上。我连忙蹲身去捡，可手里的又直往地上掉。

在九连的大场院上，就连那些小小的麻雀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任由我怎么起劲儿地“哦嘘”、“哦嘘”，最多也不过有几只扑棱两下翅膀，挪动一下位置而已，好像知道我的兜里装着糖块儿似的。我只好形单影只地坐在场院边的矮墙上，剥一块糖塞在嘴里，看天空中出现的那道彩虹……

没过多久，我也轰轰烈烈地提前张罗起上学的事情了，不但表现出好学上进的态度，而且还忙乎着置办上学的装备，比如与二哥同样规格与数量的文具。——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次绝不肯轻易让步的坚持，只是我出于对上学这码事儿还远未了解的朴素热情，而非迫切渴望得到知识的真实需要。

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儿整日凑在一起，跟着其中一个小姑娘赋闲在家的爸爸，在自制的小黑板前兴致勃勃地识起字来。小姑娘的爸爸据说二十多岁就当上了营长，后因什么作风问题被解除了职务，虽然不用上班，可工资待遇什么的一样都不少。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教学上却有着独门绝技，总能用自创的土办法来加强我们的联想和记忆。领我们识字的时候，他尽可能把每个字的发音和根深蒂固的方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达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目的。比如“麦子”，本地的方言叫“咩子”；“蜻蜓”，本地的方言叫“河洗洗”，于是教“麦”和“蜻”这两个字的时候，小姑娘的爸爸就会这样领读：

“mài, mài, 咩子的麦，咩子的麦；qīng, qīng,

河洗洗的蜻，河洗洗的蜻……”

我们学着小学生的样子，把手认认真真的背在后面，跟着他起劲儿地读。读罢，像是比赛似的，急于看谁第一个把方格本子写满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因为在我眼睛的余光里，先生正背着手志得意满地看着我们呢，把他显然是在赞许其中某一个的目光在笑容的掩护下洒向所有在场孩子的脸。那种近似监考人的目光其实是在为每一个孩子上学后的前景做着老到的预判，同时也热心地义务为那些他认为早就该淘汰出局的孩子努力寻找着恰当的出路：要饭，掏厕所，或者种地，尽是一些没人愿意从事的工种。这种目光不但迫使我尽量加快速度手上的动作，也误导了我对上学盲目而轻率的热情。

3

我上学的时候只有五周岁。由于高涨的热情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年龄偏低的事实，从而达到学校有关入学规定的标准，妈妈的同事含着笑，拒绝着我——过后看来，她略显含糊的拒绝其实只是对我当时居高不下的欲望一个小小的考验而已：当我背挎着几天舍不得摘下的新书包，满泪水地扑向坐在邻桌的妈妈怀抱的那一瞬间，这位漂亮的北京女知青忙起身喊着：

“过来过来过来，给你报名，给你报名。”

是我迫切的泪水赢得了她随后接受的笑容，还是她之前拒

绝的笑容骗取了我天真的泪水，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但肯定的一点是，我的泪水和她的笑容一起让我成为了她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个学生。

显然，我的入学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孩子的真诚与可爱打动了面试官，并最终通过了考试，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妈妈的教师身份让我最终获得了提前入学的资格。不管怎样，我人生这次小小应试的成功，无疑让我在家庭中因出生次序而取得的那种优越和特权再一次得到了完好无损的保存和延续。

或许是入学前不遗余力跟读和写满本子的热情所导致的惯性，或许是爸爸出差总给我们带回来的小人书潜移默化的启蒙作用，反正在开始上学的初级阶段，我总能带回家语、数双百的考卷。每当那个时候，大哥总是在父母情不自禁的笑容下把我高高地举在空中：在我看来，这祝贺远比他自己多少次给父母带回荣耀时更加热烈，当然也远比姐姐和二哥得到好成绩时的场面更显隆重。在一个读书显然不会给家里带来直接收入和实际利益的年代里——大哥的同龄人都已纷纷听从父母的安排，补员的补员，顶替的顶替，每月给家中交回十五块四的工资——在我所谓知识分子的家庭中，又有什么会比考试得来的好成绩更能增添喜悦的气氛和凝聚的热量呢？

因此，因考试成绩而备受褒奖的那种期待不知不觉构成了我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那种热烈而隆重的喜悦，从未因岁月不停的流逝而磨损掉丝毫的热度和分量，多少年后，依然能随时被我调拨出来温暖和慰藉每每感到困惑的心。

但上学后不久，我就清醒地意识到，我的眼泪所赢得的提

前踏入校门的权利，其实是我早熟的激情所带来的无法挽回的错误。从此，我过早地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天清晨妈妈像闹钟一样准确无误的起床叫喊声和语文课堂上总是概括不完整中心思想的尴尬让我原本坚定的意志越来越脆弱，我开始移情别恋，重返现实的需要，去寻找更为快乐的途径。

我仿佛是一个薄情寡义的浪子，在抛弃了先前的恋情之后，很快就深深地沉迷于除上学之外的多种欢愉之中：用捡来的烟盒叠成三角，把废旧的纸张叠成四角，以烟盒样式的稀罕和纸质薄厚的程度论价，为了输赢，和小伙伴们直扇到胳膊酸痛，浑身无力；在地上画个圈儿，里面放上从靶场捡来的弹壳，小心翼翼地把铁蛋儿弹到靠近圈儿边的位置，瞄准里面占据了我所有欲望的赌物，指尖用足了浑身的力气往外射击，为了得到更多的数量，直杀到昏天黑地，惹得家里“吃——饭——”的呼叫声四起。通过多次的经验教训，我明白一定要找到实力较弱或相当的对手再下手去玩儿命，否则弄得个血本无归还得央求哥哥们去翻盘，遇到不讲理的主儿死不承认这一潜规则，弄不好就得大动干戈，好不麻烦。

为了春天来临的鸟儿，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精心准备着：用粗号的铁丝做成架子，从废旧的自行车内胎上剪下两条宽度一样的胶带，再从旧皮包上裁下一块儿软皮，大小正好容纳得下一枚足可以置鸟儿于死地的石子儿，结结实实地捆绑在一起做成弹弓。接下来，便四处搜索称心如意的子弹，沉甸甸地装满衣兜，大中午的也不睡觉，像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弓着腰，掂着脚，满树林追杀四处惊窜的鸟雀，露天烧烤前，还

不忘向伙伴们炫耀一番战利品的数量和品种。当然也不会错过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几十个人翻找着提前藏匿在各个犄角旮旯里的废电池和纸条，按照上面的指示，房前屋后满世界地搜寻着狡猾的特务，成功抓捕后，还不忘开个公审大会，宣告罪行，执行枪决；或分成两拨，各占一处高地，用土坷垃激烈地对攻，有统率全军的司令，有克己奉公的基层军官，有通风报信的侦察小分队，有运送弹药物资的后勤机关，也有随时准备包扎抢救的卫生员，但大多数还是不畏枪林弹雨、英勇顽强的战士，其中还真不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模，带着几个鞭炮硬是冲上去炸碉堡，头上挨几个包也在所不辞，精心演绎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整个战场上尘烟弥漫，杀声四起，胜利的一方在占领的阵地上插满用红领巾临时做成的旗帜，首长也不忘高声宣布：

“同志们，我们胜利啦！”

顿时底下欢声雷动，群情激昂。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情还原着电影中的镜头。我当过几次英模，也曾光荣负伤，流着鼻血却把最高荣耀的绷带缠在头上。

这些不被打扰，内容也不受限制的游戏，在我这个不忠的恋人眼里，着实要比上学可爱得多，并让我突然明白先前对她的热情，只不过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尚未接触过的陌生游戏而在冲动之下所招致的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足。

尽管我对“学习”做出百般的虐待和最无情的背叛，但现实已经无法更改，我不得不痛楚地压抑着内心难言的真情，对这个老情人表面上表现出一如既往的热情，而私下却偷偷地另

觅新欢。晚上我们兄妹四个一同温习功课的时候，我一面装模作样尽显积极主动，眼睛却密切注意着窗户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令我心猿意马的动向：我班上那个岁数大得足以跟我们有代沟的孩子王，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在夜色的掩护下，用最快捷和最明了的暗号招呼我出去。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沉着冷静地起身去上厕所，刚一出门，便手忙脚乱地爬上头领早已准备好的那匹来路不明的毛驴背上，在夜色掩护下疾驰而去。

现在想来，那股神气和威风不亚于坐着奔驰、宝马在夜色阑珊的大街上兜风。在我的心里，我身前的驾驭者也无异于日后才从香港片中见识到的“发哥”：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今天骑来不知哪个连队的毛驴，明天又可牵着某个知识青年的猎狗，让我们这些小伙伴们艳羡不已，纷纷表忠心，愿意追随左右，纵横四海。要知道，不是人人都能有跟从在他的身边保驾护航的资格。虽然我并不完全知道他招贤纳士的全套标准，但逃离学习的勇气无疑是最起码的及格线。我们骑着毛驴，领着猎狗，耀武扬威地到野外去追兔子、打沙枣、掏鸟窝、偷豌豆，或者是摸摸鱼、玩玩水、晒晒太阳什么的。有时，也和附近公社的小子们故意制造些摩擦，回家后，加紧研制几把先进的火柴枪以壮军威，并密切关注着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动向，积极准备应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战斗。

我对学习先前满怀的热情早已冷淡了下来，眼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躯越走越远，却总也打不起精神去和这个面目可憎的老情人进行过多亲密的接触。

然而，她也绝非是个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贤妇，每当考